

西轩客谈 明 不著撰人

西轩客谈 （明）不著撰人

蜂蝎之毒，能螫人。然其一螫，则其毒甚锐，再则渐减，人得而加害矣。故人之智勇，贵乎慎，所发使人有所不能测，可也；苟发之不当，宁无不顾其后悔乎？

春三月，虽有时寒沍，终是生育之气居多；秋三月，虽有时融和，终是肃杀之气居多。亦犹治世，虽不能无一二份害民之事，而自是养民之意居多，民忘其害矣；乱世，不能无一二分恤民之意，而自是害民之事居多，民忘其惠矣。

两晋尽有人物，非六朝隋唐可及，但出非其是，如冬月桃李华，不适于用，为可惜也。

历代方士皆谓有不死药，以惑时君。既而炼药不成，或服药而返速其至死者，多矣。其后，金源氏之末，道士丘处机应蒙古国主聘，问：“有何长生之药？”对曰：“有卫生之道，而无长生之药。”可谓杰然不群者矣。

有人得于此而不得于彼者，如尧舜之后不振，夫子之穷，颜回之夭，与夫三代而下，马迁之刑，杨雄之失节。静而思之，在理则然，否则不足为圣为贤，得名誉于万世也。故昔人谓：“金榜若还无姓字，王都必是有仙名。”其此之谓与？

金源氏应奉翰林文字张廷有诗曰：“有客曳长裾，袖刺谒豪阔。低头拜阍者，始得通姓名。主人厚眷顾，开筵水陆并。顾必承彼言，语必顺彼情。不如茅檐下，饱我藜藿羹。”读是诗，则于其人之所养可知矣。近世欲求若是者，不数数然也。每取读过，殊觉神爽飞越，渐渍于心而有余味焉。

室燃一灯，洞照四壁，室中凡所有者，无不见也。若以蜀锦灯笼罩之，则不见矣。人心为物欲所蔽也，亦然。

鱼日游泳于洪波，鸟日翱翔于太虚，不复自知其居于空水也。使知其飞于空，则堕；浮于水，则溺。何哉？以其无心也，有心则费力。

秦始皇帝将葬，匠人之作机巧者，生闭墓中。其后，为项羽所发，亦不见有所抗拒。世传唐时，有民发南阳一古墓，初观墓侧有碑断倒草间，字磨灭不可读。初掘约十丈，遇一石门，辄以铁汁，用羊粪沃之，累日方开。开时，箭发如雨，射杀数人，乃以石投其中，每箭发，辄投数十石，箭不复出，遂列炬而入。至开第二重门，有木人数十，张目运剑，又伤数人，众以棒击之，兵仗悉落。见其四壁皆画以兵卫之像，南壁有大漆棺，悬以铁索，其棺下金玉堆积。方欲攫取，俄而，其棺两旁飒飒风起，吹沙扑进人面；须臾，风沙大作，埋没人足，壅至于膝，众惊走出门，随即塞，一人出迟，被沙埋死，不知何术也。

。始皇墓藏机巧，殊不及此，何哉？

羽毛鳞介，人见其为物；自其同类视之，未尝不为人也。如所谓鸟衣国、南柯郡之类是已。昔唐太和间，荆南松滋县南有一士人，寄居庄中肄业。初到之夕，二鼓后方张灯临案，忽有小人，身约半寸，葛巾策杖，入门揖士人曰：“乍到无主人宜寂寞也？”其声如苍蝇。士人素号有胆略，见如不见，其人乃登床责曰：“独不存主客之礼乎？”复登案诟骂不已，又覆其砚于书上。士人心恶，以笔击之，堕地，叫数声，出门而灭。俄有妇人四五，或老或少，各长寸许，曰：“真官怜君独学，故令郎君共论精奥，何乃顽狂辄致损害？今可往见真官。”语毕，又数人至，将士人驱迫而行，恍然如梦。初不肯往，被其咬啮，四肢痛不可忍。曰：“女若不去，必坏女眼。”言讫，又四五人走上其面，士人惊惧而随出门。行至东堂，遥望一门，小如竹节。将及其门，不肯入，复被其啮，恍惚之际，已入小门，见一人峨冠当殿坐，侍卫甚严，坐者叱曰：“吾怜女独学，俾小儿往，何乃致害？今当腰斩。”遂有数人，持刀攘臂迎之。士人大惧，谢曰：“某愚騃，肉眼不识真官，乞赐余生。”坐者良久曰：“彼既知悔，叱令曳出。”不觉已在门外矣。及归书舍，残灯犹在。天明，踪迹其处，见有小穴，蜥蜴出入焉。遂呼数人发之，深数尺，有蜥蜴十余石，一大者色赤长尺许，即坐者也。士人取蜥蜴，积薪焚之。次夕，亦竟无虞，亦异矣哉？

昔人谓：心有所主，则不能动。如北宫黝孟施舍，皆心有所主，故能不动。每与客语，国初人有慕城西承天寺浮图绝颠所藏金银佛像，欲盗取者，乃于昏夜闾寂之后，掷绳其级，攀援而上。金顶坚牢不可入，每戍鼓咚咚而起，乃急施锤凿，以混其声。如是九三日夕，既得已，复缒而下。自他人视之，不胜股栗，而彼则自不觉有所恐惧者。由志在乎？得物故也。此与列子所论商丘开之意同。

三皇之时，为春康节。此语极有味，非精深不能道也。早春之时，虽草木萌动，而气象自是，可观及乎？立夏，气既至，虽时物畅茂，然却殊不是这个气象了也。所以康节《咏三皇诗》为孟春天气早晨时，不惟春，而复谓之孟春，谓之早晨，其旨深矣。观乎是，则此老心胸为何如哉？

唐狄梁文献公临薨，属其家人曰：“佛以清净慈悲为有，而愚者乃写经造像，冀以求福，女曹勿终身迷惑而不寤也。”此语不惟知佛，亦可谓善学佛矣。自韩愈以下，凡号斥佛者，其见俱未及此。

先儒尝言：静坐中须是有物方可谓当主乎？敬是也。如释氏所谓不可坐向黑山鬼窟里，必须靠一念。子老氏之法，如守黄庭存踵息，意思皆一般。大抵只要常存此心，不要放释，一有不存不驰骛则落空也。

前辈说：作诗作文，记事虽多，只恐不化，余意亦然。谓如人之善饮食者，肴簌、脯醢、酒茗、果物，虽是食尽，须得其化，则清者为脂膏，人只见肥美而已；若是不化，少间吐出，物物俱在。为文亦然，化则说出来都融作自家底；不然，记得虽多，说出来未免是替别人说话了也。故韩昌黎读尽古今书，殊无一言一句仿佛于人。此所以古今善文，一人而已。宋仁宗于内苑赏花、钓鱼，以金楪盛钓饵，罗几上。俾群臣入观，赋诗。王安石见而食之殆尽，帝闻知不悦，曰：“安石诈人也，设误食一粒则已，岂有食尽之理邪？”安石闻而衔之。至神宗朝入相，遂有祖宗不足法之说，盖谓此也。安石于学问、文章尽有好处，及观诸其行，乃忌刻若是。吁！岂士君子所为哉？

唐李商隐凡作文，必聚书于左右，检视终日。人谓之“懒祭鱼。”宋杨大年为文，用故事，使子侄检讨出处，用片纸录之，文成而后掇拾，人谓之“衲被”。

地理之说，虽有其书，谓能使人贫富生死。余每未敢笃信。其果能若是也？且如近传金源氏衰，国人有善望气者，谓鞑鞞国有土山，形势雄伟，王气所繇聚。金信其说，乃先求通好，为鞑鞞入贡。俾使者请曰，他无所求，惟得是山以镇我土足矣。鞑鞞笑其愚，佯许诺。金人于是大发军卒凿掘、运载抵幽州城北，积而为山。修缮极其精巧，叠石玲珑，峰峦隐映，松桧阴郁，秀若天成。引金河水至其后，转机运■〈奭斗〉，汲水至绝顶，出石龙口，注方池，伏流至仁智殿后。有石刻蟠龙，昂首喷水。然后东西流入太液池。山有广寒殿，为楹凡七。仁智殿在山半，为楹三。山前白玉为桥，长三百尺。直仪殿后殿在太液池中，负抵上十一楹，正对万岁山。山东灵囿，珍禽异兽在焉。是为金主游幸之所。未几，鞑鞞攻破燕城，金人迁汴矣。推此其说验否？盖有不攻自破者云。

许鲁斋仕元世祖朝，以哈麻短毁汉法，不得行其学，力求归田。观其与人书，有曰：春日池塘，秋风禾黍，夏未两蚕，老麦收冬。将寒困盈箱积门，喧童雉架满诗书。山色水光，诗怀酒兴，是以心思意向，日日在此。安此乐此，言亦此，书亦此。百周千折，期必得此而后已。鲁斋虽不明言其所以求去之意，托言乎此。然而人生得天地所与分内之乐，亦不过是矣。每读是言，未尝不手舞足蹈，而喜其有以同是心于百载之下焉。

西轩客谈